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四友堂里言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

四
據綏中吳氏藏傳
鈔本景印原書葉
心高二二四毫米
寬一四八毫米

叙

今稔余就館于鏡湖之雄飛堂
公家也春仲偶遊戲于詞曲間
極、未達心寔苦之又急不獲
矣一日長公之小阮鼎士玉視
某頗優之四友堂稿現在可觀
冠進渴玉則黃子使見問其年
噫黃子乎其年去蘭成之射策
餘技乃有是乎堅清再四乃獲見
自知氣之何以卑也心之何以輸
是乎亟携玉高寢食于中爇及

即黃子之王叔父緯元彰字長
而輒拘于律限于聲意所欲言
一知音者以為之導閑筆且屢
余他因語之故鼎士曰吾家恒
也余喜甚即以鼎士為介肅衣
曰二十一向所他時曰十九歲
無爇也視仲華則殆未逮也而
畀余即就黃子座略一披誦不
也噫吾黃子乎而餘技竟至
半月惟見筆之極也墨之香也

才之雄而思之曲也且律之工
哉以眎余之既髦而猶憤、焉
解而字澤之鳴乎今天下之搨
又多矣制菽之中狴君晨星況
子異日未可量也昔彌正平羈
始則呼為小友繼則引為忘年
矣黃子其棄予否耶

康熙丙辰之春三月也

也氣之茂也噫黃子乎果已斯
者相去何如也遂不極鄙陋句
管昔有矣搨管而為命淹雅者
為當日之玉君典青藤若哉黃
貫時才高天下孔北海見而奇之
然則余與黃子亦若是焉而已

同學陳燦拜書時

序

自嶰谷截伶倫之管而世出有
出重曲學然而聲音之道自古
怡終條理悉準洪範云清濁高
陽其間忠佞好醜之殊途善惡
亟益寔有正義存焉無為習俗
逞弄句字游般而聲音之道遂
議道學昧為極訛諱而不言輓
子中尚多昧之古有窮理皓首
能為己間有一二優游林下者
吾嘯傲之志則不二走聲氣者

音學自元代開取士之科而世
為難乎其剋變化原本大易生
下極重疾徐之節通乎天地陰
報應之不與合乎天理人情之
支離人心不古侈新聲於優倡
衰以故大儒目為小乘真而不
近士規進取習奉子葉六經四
不出平上反切為何物遽云不
怡情于此率多矢口迅筆以寄
又皆淺言膚湊以應坊賈之求

則不雅吾友黃子招愔恬澹而靜博洽而文性理程朱經濟陸
賈年未二十而騷雅之稔溢吾里竟即至傳王貞之樂而不淫
也素蟾之衰而不傷也到塲王之俠而不流于誕錢陞之狂之
肆而亦無叛于正也擗諸形容象至物宜發揮盡政旁通盡情
朱子所謂平古心而大凌古真盛世之音也固是曲若以樂府
讀也可以序傳讀也可即以制執讀也亦無不可以不必專付
之漫盪也余初怪其演不成秩殊為闕然最後乃出其寓意於
此而不留意於此直文家之游戲三昧耳黃子著述固不盡是
而黃子註不以是擅長也不然文人之筆傳奇譜異索隱詢深
何所事而姑快心于錢王之遇合乎哉余故不叙其情而叙其

時

康熙十五年丙辰夏四月望後一日世通家弟汪上徽行首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Page number or title.

序

宇宙一積情之區也古今一致
朋友皆負情之人悲歡離合淑
也顧宇宙大矣古今遙矣其間
友人不一則情亦不一求其善
傷者惟三百篇之用情為最正
際或託物以興懷或因時以寄
不足又從而詠歌嗟歎之後之
之感動何以不容已也噫正矣
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詞曲
屈宋長卿輩佐、張望美人瞻

情之時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愚貞邪皆寄情之地發情之端
忠臣孝子思婦勞人典雁行僚
可法而惡可戒樂不淫而哀不
他不具論跡至鍾情于夫物之
意思泐而曲詞婉而激長言之
人涌出文既至旨不自出吾情
言情者洵幾以加矣自是而降
代有傳人、匪一撤然騷賦如
懷蘭佩以寫我情所繫屬山隄

榛苓之遺意猶髣髴過之玉若
皆託幽情于邂逅其詞秀而清
仰口以求之况乃也輟假渠璽
乃伯子云亡風徽莫繼讀吟未
古奇士也心博物古君子也雅
倚詞飛句之中今讀玉四友書
即能跋江阜之贈情何以玉決
以玉冰迨夫並坐吹簫好述已
何如玉摯雁翁減善于言情者
妙響以發之遠追三百近規屈
調技神矣觀心矣余烏能贊一

是甫之潛會真若士之記還魂
玉韻幽而曲未白也不啻寤寐
旨酒以樂之何至出風入雅也
遇流水何傳吾友黃子雁翁稽
人江陵補口錦心每寄遙情於
填詞一集書五郎初遇泚人時
繼而未遂于飛鳶慘鳳泣情何
賦而飲食庶幾式歌且舞情又
哉况又出思曲羊以傳之清言
宋步若士之芳蹤繼寔甫之絕
詞耶富又思之以雁翁之學之

才乏難奏雅樂于大庭抒康阜于民物而傾沾、兒女閨房云
爾其出云心不獲除明良佳會而姑託于昏媾私情以盡生纏
綿委曲之意亦猶碩人之與思彼美西方烏耳抑雁翁素寫伉
儷中年喪耦茲鵲分飛痛破鏡之難圓悼玉樓之人杳聊寄云
情于好合永諧或未可出也還以質之雁翁

康熙癸未三月括洗之次同學弟呂璟烈拜手題

叙

嗚乎風會之變遷古矣哉漢官
塞琵琶之曲而愴然矣夫倡優
梨園亦不過九牛亡一毛耳然
有存者則是俳優之與有力焉
污黨戾賴以共懲考古者尚欲
有所見反謂其不足信耶玉若
佐、藉空中之報應以為勸懲
之化者形其所樂則古于采蘭
涕泗滂沱自傷遲暮離合悲歡
附會穿鑿皆無可稽可勝道哉

威儀盡變而為優孟衣冠睹紫
帝歸流俗所輕假令革詞曲廢
辟雍鐘鼓典正易無伸之意猶
而況乎忠孝節烈傳于不朽淫
知人而淪世豈云嬉笑場中確
農夫野老之流怨女思婦之屬
是又當世得失之林也無為追
贈勺伊其如權擬其以哀則又
之際大都淫典偽耳又豈古者
山陰黃子招情余戚而友者父

章句賦早擅騷壇余矜式深矣一日過四友堂偶閱填詞一集
見措詞之富命意之深集句之工有言必夾無意不曲雖為章
可掬也寔為本身寫照持躬細讀寢食俱忘嗟乎章可之用心
也固可改生死而黃子之言情也更可夫日星素蟾之誼情也
固可貞金石而黃子之傳情也更能力鬼神風會雖變生能變
斯曲之情乎故不揣狂瞽投筆而為之序

時

今上十六年三月三日古虞同學弟丁有庚拜書

自記

此余十九歲之春所壞筆壞墨廢日廢事不畏嗤不畏罵不畏
糊壁不畏覆瓿而妄意為之也嗚乎胷無在字目無丰采而於
搜索枯腸以盡庸惡之里譚侈然思附於曲子叔公之林也
不亦悲乎然則近之童蒙有于余同病者生即可以近已存是
稿者所以誌悔也

康熙乙酉夏五月山陰黃試漫
書于上右旅次距梅時三十二
年